

# 骨灰

白兰氏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七年前哥哥指掉留子，  
 从雪南边墙里找到的，便向打听，寻找父亲的  
 遗骸了。他曾到过崇明岛去查询。是不得要领。那边  
 主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崇明岛  
 劳改的干部，教以百耐。父亲在交通大学时是  
 是否深教授，但还称不上是。他在崇明岛上的生友  
 下借自地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要一两个

劳改农

抓样样

斗蓬体衰的老教授，古板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哥哥奔  
 走斗篷，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  
 明岛劳改了九年，据说是在七之斗上斗斗去世的  
 ，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按指定，骨灰保存的  
 时限是三年，过了三年，便舍外埋掉。哥哥  
 的哥哥焦急万分，生与斗限一刻，父亲的骨灰在崇明  
 岛。不料到念斗年初，空出间路回崇，  
 交通大学首肯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上追查  
 父亲的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中以后，  
 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道交  
 大派领导父亲用追悼会，恢复他的名誉，并且邀请我回上  
 海去参加。这，都得益于美国公司。

No.

No.

(24x25)

替代平反

美国福斯特惠勒

福斯特惠勒女  
真善美







只是很简单的说了个大概。

No. 3  
愈思念，愈想去了解他的生活状况了。哥哥来信，提到文叔，~~是~~指徐良是相与徐善慈姨。他道文革一开始，文叔就受到冲击了。因为他当外交部部长，我被列为反革命分子而且当过文叔的部长了国民党的大官，他被列为反革命分子。我姓美国是文叔连接的。  
~~文叔~~文叔从不干涉政治，一向谨守岗位，孜孜教学，~~但~~并未受任何政敌的排挤。本来应该可以过国的，但是因为由文叔去了台湾，文叔又嫁给了国民党的下官，~~因此~~这些海外关系，文叔被列为反革命分子。最糟糕的是反革命分子，文叔在岛时，抄出了几封我写给文叔的信，那些信是文叔在岛时寄到香港，港友人就转递过去的。没料到那几封信常常被查出，~~就~~连累了文叔，被用作他通外国的情证。其反

音

罪

幾位

有人死

我一同在~~上海~~接受监督劳动的~~交~~去老同事，~~後~~某日~~許~~哥~~之~~，文叔在崇明岛九斗，其实并没有~~受~~特别受罪。比~~他~~更~~受~~罪~~的~~徐~~善~~慈~~姨~~的~~证~~份~~子~~。  
只是文叔斗纪较大，又有高血压的~~病~~疾，劳动时，~~常~~晕倒，最后是脑冲血，倒斃在劳动场上的。他死时正~~的~~七十~~的~~岁。

No. 19  
去中国~~未~~落的行程，公司都替我安排好了。十二月二十~~日~~，~~我~~徐善慈金山坐冷美直港上海。~~我~~才~~由~~港~~回~~上海。我打算在~~美~~金山停一天，晚上住在~~美~~高那~~里~~。高那~~里~~自到机场来接我，我跟~~他~~打了个照面，~~差~~笑~~说~~不出他~~来~~了。就~~是~~高~~在~~中~~学~~时~~就~~~~同~~始~~有~~~~一~~少年~~的~~现在~~全~~头~~半~~露~~的~~像~~一~~黄~~瘦~~的~~样~~，~~根~~本~~不~~像~~个~~人。  
真善美

全

全

真

真善美

35







PSB

No. 5A

作到深夜半夜，連飯也難得回來吃。有一女跟代半同  
 到學道：  
 龍志高，你這樣幹下去，港員何有希望了！  
 龍志高望而不答，臉上却露出掩蓋不住的得意來，那  
 時他才二十六七，正是意風披的年代。  
 真是想開，你倒回去為祖國服務。  
 車子用上高速去路，龍志高望道。  
 其實我是從美帝搞經濟侵略，其正變成買辦了！我  
 解嘲的說。  
 你在買辦的犯呀！你為甚不帶你太太也回去風光  
 風光！

指着她的三三三

No.

她兩個孩子到瑞士度假去了。  
 露了片刻，我終於知道。  
 她指中國則斷，不肯跟我回去。  
 女人！龍志高嘿笑道。  
 龍志高玲妮有潔癖，廁所有臭味她生命便秘。我們在  
 長島住了幾萬年的那幢房子，賣主其實只住過兩年，  
 還是九成新。一般進去，玲妮便把房子裡的三向廁所  
 全部翻新，連牆上的磚都換了。這事我們家的廁所  
 都是香噴噴的。我们公司有一對同事夫婦剛去中國旅遊  
 回來，她同事太太對玲妮道，他們去遊長城，廁所裡  
 姐。玲妮嚇得花容失色，我要她跟我一起回中國，她斬釘  
 截鐵，一口回絕了。

刺激不小。

要刺激。

真善美

(24x25)



突也間，一九七一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爆發了，像野  
 火燎原一般，~~是~~美國各地方學校的校園也燃燒了起來。中國  
~~留學生~~中國留學生也直接間接都受到~~了~~運動的  
 沖擊。志高一下子便捲入這場運動裡去，~~跟~~  
 齊參加的還有不少物理系學生。一向只會埋頭唸書的  
 志高也開始較真，他道他感到學高能物理除了搞這個人  
 的虛榮心以外毫無用外，他斷然決定不~~再~~信~~任~~伯倫~~的~~做  
 實驗了。~~他~~於是才決定對他~~的~~某~~位~~張伯倫不諱辭，  
 一怒之下，~~不~~收他做門生。這絕了他~~的~~門生。志高失  
 去了鑽研金，後來連博碩士資格~~也~~沒有了。~~他~~  
 通過，保釣開始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交了上去，而且福  
 斯特惠勒已經決定辭職做他們的高級工程師，~~要~~第一年的  
 畢業。我~~也~~知道全國那~~些~~冬天~~的~~過會全善保釣大遊行  
 後，~~他~~便~~也~~用~~了~~這~~些~~來~~的~~託~~取~~去~~了~~。就  
 志高~~也~~送~~行~~時，把~~我~~狠狠的~~嘲~~笑~~了~~一~~頓~~，他~~罵~~我  
 白~~眼~~眼、不~~愛~~國、~~極~~典型的~~小~~資產階級~~人~~之~~義~~。保  
 釣~~也~~如~~此~~，~~也~~叫~~我~~道。

四萬二

突也間，一九七一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爆發了，像野  
 火燎原一般，~~是~~美國各地方學校的校園也燃燒了起來。中國  
~~留學生~~中國留學生也直接間接都受到~~了~~運動的  
 沖擊。志高一下子便捲入這場運動裡去，~~跟~~  
 齊參加的還有不少物理系學生。一向只會埋頭唸書的  
 志高也開始較真，他道他感到學高能物理除了搞這個人  
 的虛榮心以外毫無用外，他斷然決定不~~再~~信~~任~~伯倫~~的~~做  
 實驗了。~~他~~於是才決定對他~~的~~某~~位~~張伯倫不諱辭，  
 一怒之下，~~不~~收他做門生。這絕了他~~的~~門生。志高失  
 去了鑽研金，後來連博碩士資格~~也~~沒有了。~~他~~  
 通過，保釣開始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交了上去，而且福

部











今天晚上委屈你一下，龍志高送道，本來我的公寓裡  
有一間客房預備給你一個人睡的，不巧我大伯也來了，你  
們兩人擠一擠，這口客房裡，~~我~~鋪沙草蓆。我甘願  
從~~中~~出事的，前才剛到。

你大伯是不是龍非立，從前參加民盟的，那才對。  
你大伯——是不是龍非立？  
就是他，龍志高寧頭~~樂~~道。他前天剛到，從上海來的。

龍志高從前常常提到他大伯龍非立，~~講~~給~~我~~聽~~龍~~非  
立譯之有味，他講他大伯反國民黨的事跡，龍非立  
是中國民主同盟的領袖人物，只救國會七君子很有來往。  
國共內戰，龍非立在上海~~編~~大學教書，是當時~~有~~名~~的~~  
的軍事家，經常在報上發表言論攻擊國民黨獨裁，鎮壓學

他預備  
去~~他~~傳  
我~~也~~哥  
那~~樣~~。

他是早  
期的德  
國留學  
生，他生  
學專  
家。

龍志高送金靠  
他

有政治  
分別表症

潮，後來捲入一二九國~~國~~學生向事件，給抓去下了牢  
，還是~~龍~~祖文~~出~~事~~的~~。龍志高的祖父龍國~~是~~  
國民黨的黨國元老，跟隨孫中山~~如~~革命~~的~~。  
他大伯却向左轉，留在大陸，他父親~~向~~右~~轉~~，~~事~~也~~變~~  
，是國民黨的國代表。

我大伯剛從上海出來，前才到，龍志高的~~事~~子~~也~~  
高連公路，往東寧~~一~~向去。

我們家一半向左轉，一半向右轉，高從前帶~~之~~笑話~~一~~  
死大伯留在大陸，死父親却跟國民黨~~別~~今~~情~~苦了。

龍志高的公寓在奧芝路二十二號，~~公~~近~~人~~百~~步~~，

那一帶的房屋很灰舊，都是三四十年的陳年建築。龍志高  
住在那裡，他提了我的行李箱上去，却把一大袋心燈腊蜜送给了我。



方松通風  
又如有  
股糖薯的  
油膩味氣  
氣花印  
裡。

哈囉！

9

龍志高一打開門，裡面却迎出了一個女人來，打招呼道。那個女人的皮膚棕黃，一頭油亮蓬鬆的黑髮，大概是黑西哥人的約莫二十五六的樣子，~~他~~ 穿著黑色

半句恩記

：誰射殺了JR？~~喂~~ 喂，就你猜到底誰射殺了JR？就志高裝作沒所見，提了行李指往一間房間走去。那個女人大概覺得興趣便向我抱怨道：

你想喝甚麼嗎？  
謝之你，我學一下再

OK，~~隨~~ 隨你的便。她彎彎背道，隨手拿起了我在茶几上的一杯酒來，打開了電視。

我跟著龍志高走進了房間去，~~他~~ 他

房間裡有一張單人床，~~他~~ 他

No.

No.







大概已百多年的歷史。

箱又很舊，銅皮都生了鏽。我趕忙向他道了歉，揮手

一路走出來了，拖著這隻箱子，很费劲

的。Shanghai 的箱子他都用舊漆皮的古舊箱子當皮。

龍志高把燻鴨都裝了碟，~~燻鴨~~一碟燻鴨，一碟捲乳

豬，一碟火腿腸，還有一大盤燻鴨。我跟他古白坐

這後，他又拿了一瓶黃酒，他也弄台也開了瓶

我們對上酒。

替古白接風，替老羅送行，龍志高舉杯敬酒

一個從上海來，一個到上海去。他笑著說。

我呷了一口茅台，一下子從喉嚨到胃裡去。

我舉了一隻酒杯，敬他。那個坐高哥女人

辣

正在收音機。古白出門心思已沒由她，她看得眼淚會神。

我花錢南。買心，龍志高指了一杯那盤燻鴨，就

把酒上西那碗，不在不說。

我在他的這句吃不到口油得這酒入味的時候，我笑

道，從前我跟他去高古後南，燻鴨，一買孔鳥，兩打，買

回去變食皆，燻鴨的鴨，買特別肥厚，連骨頭都選了味。

古白，這碟河粉是特別為你買的，龍志高把一碟牛

肉炒河粉挪到他大的面前，用匙羹舀起河粉送到古白碗

裡，我拍桌，燻鴨太硬，你嚼不動。

古白笑了起來，端起碗，用筷子夾起河粉送進嘴裡

嚼嚼，咀嚼著。

我舉起酒杯，依舊長板古白的牙齒擦掉了。

長春圖書文具公司印製

古白舉杯敬酒



「雪哥早上打电话到公司来，要我带你出去买件厚大衣，他说纽约下大雪，你来不及带衣服。我说忘忘忘，不必了，老人搬手道，我带一件棉襖，今年东京特别冷呀，能老伯，我插话道，雪下三寸度。」

「那天我倒很害怕，不要紧的，老人道。」

「大伯在北大荒都熬过，纽约的冬天倒真算不了甚，能忘高向我道。」

老人淡淡的笑了一下，举杯微饮，啜了一口酒，一怔，解了一口气，却若有所思的对能忘高道：「志高，我这次出来，你爹还不知道，你替我写封信给他，我暂时还不方便跟他联络。」

「爹——他早就跟我断绝关系了，能忘高甚哭。」  
「哦——老人那双泪水盈眶的眼睛定定的望着能忘高。」  
「我不是跟你提过，我们从前搞保的举动，爹之写信来阻止我。他说，我们家不是美国家，靠之是党国云云，勤，他自己忠爱党，能家不许有我这种子孫，做去遣官国家的罪。」  
「我马上回封信给他，我说日本侵略的自台，就是侵略中国，我们保的，就是保国土，是党国行动，国民党不出来保的，我们就可以反党。」  
「不过我信上加评了爹爹几句，说他害了爹。」  
「能忘高摇了摇头，他抓起子一隻短筒烟，一面啃着。」  
「面壁道：」

「大伯，你猜台湾那边的人把国大代表叫」















——只打掉了颗牙齿。老人无奈的笑了起来。

就老伯，我说，章子昂和王造时不是都平反了嘛，<sup>手</sup>

~~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有人平反的消息。~~

他的报纸都登了出事。

都平反了，老人摇头道，去年彼旦大公报王造时向迄

悍会，我也去参加了。他们做了传翰给王造时的案子是个错

案。他死在牢里，很可怜。章子昂被审得更凶，仁衛兵

抢他的手，用气枪灌他的鼻子。~~章子昂~~的本事大，~~会~~会

比一屠过掉过去了，老人呵呵的笑了起来，~~章子昂~~平反

多和平反了，要不出一像或这两个左右派，也出不来。



我激化過後，回到房中，就支高的大的已經除去了  
 外衣。他裡面穿了一件棉毛衣褲，又這單了一件的藍色  
 的毛線背心。背心領口都脫條了。老人卸下了兩片  
 假牙，小心翼翼地放進盥洗室的玻璃櫃，沒到藥水裡  
 洗，他的嘴一歪，擰掉了。臉的下截，像塌了下去一般。  
 我等他的鬍鬚多的仰止牀頭，蓋白被子後，把燈熄掉。黑暗  
 中，我的思想開始起起伏伏。我追憶父親的模樣  
 ，我離開上海時，我才十歲，剛入小學，每天  
 到六古上學，我把我的南洋模範小學去。我記得他總是  
 穿著一件人字形的淺灰西裝外套，中分的頭髮梳得整齊  
 的，戴著一副銀絲框的眼鏡，高方的身材，那時  
 他應該是一個女房太太，風度翩翩的紳士。這回到  
 那所  
 學校

坐在牀邊

上海，面對著他那一盒骨灰，我不知道會有怎樣的反應。  
 哥哥一定會原原本本將文革時所受的苦難向我  
 從頭道來，可能會幾天幾夜。我的心緒沉重起來  
 。還沒有啟程，就已感受到千里外，故鄉那邊如山的壓  
 力了。某台國的面，往上海，我的喉頭乾裂，胸口一陣透  
 不出的灼熱。

羅先生——你睡著麼？

黑暗中對面牀傳過來戴志高古板的聲音。  
 他的古板蒼老沙啞，沙啞，顫抖的，大概不  
 知道這適合掛。老人一定所見我在牀上反翻來覆去  
 了。  
 我說，我向地道  
 一，早上飛抵，心裡有笑緊張

真善美



在崇明的

歉，打擾了他。

換了時間，我也不容易睡，他道：志高告訴我，你

是回上海參加今尊的追悼會吧？

他那蒼老沙啞的嗓子透着親切，我

辭職的公債，這對我很重要，我就

我便得父親勞改改政的債再泡跟他這口。

「單我不弄父親的骨灰。」

父親的骨灰差矣出險，我告訴他，全靠文古那

的領導出面，才

是「嘿」文革那時很混亂，許多人的親人死了，

我不知怎麼到那裡去。

就老伯，你知道就華公墓，在那裡麼？我問老人道，

No.

18

考人講道，

哥告許我

向這追悼會後，父親的遺體由馬上下葬，葬在龍華。

「龍華公墓？你是道就華烈士公墓吧？」

「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公墓在龍華。」

「就華烈士公墓就在機場附近，那個老就華公

墓早就

隔了半晌，老人那沙啞的嗓子又顫抖的抖了起來。

「那個志就華公墓，是文革時劃平的，變成了勞改農場

，我在那裡勞動了五年，

多的墳場，有二十年的歷史了，密密麻麻几十个墳擠

在一起。

老人的手

我們天天挖，挖了几个月才把那墳一個一個劃平。

遺骸

我父親下葬

(24x25)

真善美







